

· 期刊与评价 ·

主持人语: 随着国家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投入的大幅增加,学术评价已成为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因为它不仅涉及研究人员的切身利益,更与国家巨额投入能否合理分配和学术研究能否健康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学术期刊正是联结着学者与评价的纽带,故有关期刊与评价的讨论正在各个层面热烈展开。有鉴于此,《清华大学学报》和《南京大学学报》自今年开始联合主办“期刊与评价”专栏,以期建立公正、合理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贡献一份力量。本期本专栏刊发的三篇文章,主要针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具有的多样性、本土性以及与自然科学相比更为“软化性”的特点,从最基本的评价体系构建开始讨论,首篇文章试图以新的思维和概念描述合理的评价体系的框架结构;另两篇文章则分别评介了已有多年评价实践的欧美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有关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概况,并重点阐述了学者们对评价实践的反思,以为合理评价体系的构建提供借鉴。热望本专栏能得到读者关注、评论和赐稿。

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探讨

叶继元

(南京大学 信息管理系, 南京 210093)

摘要: 目前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研究尚缺乏系统的理论概括,普遍存在着定性、定量等“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而形式评价、内容评价和效用评价的“三位一体”新概念组合的提出可以合理解释评价的历史、现状及预测未来。合理的评价体系应由评价主体、客体、目的、标准及指标、方法和制度六大要素组成。对任何一项评价,都应形成根据评价目的来确定评价标准、指标、方法的运作模式。构建合理的评价体系对澄清评价领域的模糊认识、明确评价理论与实践的方向和路径、提供评价研究的思想和方法论基础均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人文社会科学; 学术评价; 评价体系; 形式评价; 内容评价; 效用评价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04&ZD031)

一、问题的提出

近 30 年来,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研究成果数量快速增长,规模不断扩大,但毋庸讳言的是,在不断问世的大量研究成果中,具有实质性创新的成果少,而一般性成果多,且各种学术不端和腐败现象频发。究其原因,社会各界特别是学术界已基本达成共识,除了社会大环境等原因外,更直接的原因是学术评价体系不完善所致,由此就提出了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一个完善的评价体系,尤其是能体现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特点的评价体系到底是什么?

1. 国内对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的研究

据不完全统计,近十年来国内有关学术评价的论文不下数千篇,相关论著也逐年增多,但研究主要集中在评价方法的探讨上,直接论述“评价体系”的文献不过十余篇,与“评价体系”有间

接联系的文献也仅几十篇。已有的研究中,有专论“成果”评价的^①,亦有对现今评价制度的批判^②;有试图建立评价体系的,亦有对高校学术评价体系或评价机制框架的设想^③,其中不乏有价值的观点,但从总体看,系统性和深度不够,基础研究明显薄弱,甚至一些常用的评价术语都不够规范,如在许多文献中“评价体系”、“评价机制”、“评价制度”、“评价规则”、“评价规范”等词经常混用,没有清晰地界定和辨异,更没有提出一个完整、解释力强的评价体系。^④

近年来台湾人文社会科学界也在反思 SSC与 TSSCI(Taiwan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的评价作用问题。许多学者认为在其目前的评鉴制度下对学者的评价,往往不进行作品阅读审查,不进行专业审查,而是强调数量式评鉴,重论文而不重专著,致使学者无法着力于文化知识生产之长期而深度的累积。台湾学者对其现行评价状况的反思不乏深度,但有关构建评价体系的专门研究尚未见到。

从人文社科评价的实践看,随着 1999 年 CSSC 等数据库的出版与各种评价机构的增多,评价的对象已经从对学术期刊、论文等研究成果的评价,拓展到对基金项目、学科、机构、人才等的全方位评价。有关管理部门也在进行积极有益的探索 and 评价改革试验,如代表作制等,已取得一些进展。但从总体上看,学术评价上还存在着质量和创新力评价弱化、过分数量化、过分形式化、过分行政化和评审专家人情化、评价结果软化等所谓“六化”问题,针对人文社会科学特点和复杂性的评价体系尚未形成。

2. 国内对自然科学评价体系的研究

自 1987 年中国科技信息(原为情报)研究所开始每年利用 SCI EI ISIP 等数据库发布“学术排行榜”以来,国内有关学术评价实践和理论的探讨日益增多。尽管科技部、教育部等五部委于 2003 年就颁布了《关于改进科学技术评价工作的决定》中国科学院等在每年的评价中积极探索新的办法,但有关引文数据的评价作用等问题仍然一直争论不休。^⑤ 近期路甬祥有关“从比较关注同行评价为根据,实现向更加注重实践和历史检验与评价的转变,中科院的‘知识创新工程更要经受国家、人民和历史的评价’”^⑥ 以及韩启德有关“我国科技评价体系不完善”^⑦ 的观点的提出,再次说明厘清同行评价等的作用和构建评价体系的重要性。

3. 国外对学术评价体系的研究

自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 SCI SSC 和 AGHC 问世以来,世界各国有关引文数据评价与同行评价的争论一直延续至今。^⑧ 近期加菲尔德博士在中国明确表示,不能以 SC 论文数量评价科学

① 如卜卫、周海宏、刘晓红的《社会科学成果价值评估》(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年,第 85—100 142—170 页)。

② 如刘明的《学术评价制度批判》(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 年,第 260—263 页)。

③ 如蔡毅的《建立一套良好的学术评价体系》(《学术界》2003 年第 6 期,第 58—72 页);鱼小辉的《当今高校学术评价体系评议》(《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2007 年第 3 期,第 32—35 页);詹春燕的《从学术涵义的发展谈我国高校学术评价体系的构建》(《江苏高教》2007 年第 3 期,第 45—47 页)等。

④ 实际上,评价机制是指事物运行的规律、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方式,强调多种方式、方法的相互作用,反映动态的特征,如市场机制、竞争机制、用人机制、激励机制等。而“体系”尽管也有各要素相互作用的含义,但主要反映各要素的结构和功能;评价制度则是有关部门制定的保证评价活动进行、要求有关人员共同遵守的规程,具有强制性和约束力;而评价规范则是学术共同体制定的有关评价时所应遵循的标准、规则和要求。

⑤ 参见包丽敏:《学术评价告别 SC》(《中国青年报》2006 年 01 月 04 日,第 11 版)。

⑥ 赵永新:《中科院科研人员评价将淡化论文数量所占权重》,原载《人民日报》(发布时间 2009 年 1 月 13 日),<http://learn.sohu.com/20090113/261716270.shtml>

⑦ 韩启德:《学术共同体应承担学术评价重任》(《光明日报》2009 年 10 月 12 日,第 10 版)。

⑧ 如 2008 年英国学者与美国、以色列和澳大利亚学者有关引文数据能否完全代替同行评价的激烈争论就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参见 Robert Adler, John Ewing (Chair), Peter Taylor, Citation Statistics, www.mathunion.org/fileadmin/MU/Report/CitationStatistics.pdf 2008_06)。

水平,应该运用更科学的评价标准体系。^① 实践中,美国、加拿大等国很注重同行评议和质量标准,尽管“评价学者主要看他在什么层次的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拿到什么级别的项目,是否在高层次的学术讨论会上做过重点发言等等”,但“美国的学术期刊和学术期刊聘请的评审专家对文章的要求十分严格”。^② 关于评价体系的构建,美国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前主席博耶(Ernest L. Boyer)有关“发现的学术、综合的学术、应用的学术和教学的学术”(即广义“学术”的概念),有关学者的品质、学术工作的标准、学术的证明(包括自我评价、同行评价、学生评价和委托人评价)和评价过程的可靠性等四项评价原则,以及明确的目标、充分的知识积累和准备、适当的方法、重要结果、有效的交流和深思熟虑的评论六条标准等观点的提出,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③ 尽管他尚未使用“评价体系”的概念,但在实际上已见体系的轮廓。

从总体上看,国外同行评价严格、学术共同体素质较高、学术环境较好,但在高校也不同程度存在“不发表就出局”(Publish or Perish)、“以刊评文”、获“终身教授”后难以评价、内容评价和定性评价操作性不强、评价体系仍需不断完善等问题。从有关引文评价的争论看,不少学者似乎过多注重细节,没有展示出对学术评价的宏观、系统思维。

4. 本文的写作目的

尽管我国人文社科评价在理论和实践上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但从总体上看,还存在着评价理论薄弱、评价主体不明、评价目的不确、评价标准及指标模糊、评价方法和手段单一、评价制度不全、评价结果公信度不高的问题,尚未形成能走向世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内公认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而在国际上也没有一套现成的学术评价体系可以直接应用。为了从根本上厘清和解决这些问题,本文旨在应用价值理论、评价理论、系统论、全信息和全知识理论和概念研究法、抽象思维法等,在充分吸收国内外学术评价理论和实践成果的基础上,阐述构建中国人文社科评价体系的意義与可能性,提出人文社科评价体系结构框架,为进一步制定整体而长远的战略规划和行动方案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构建人文社科评价体系的意義和可能性分析

学术评价是指根据一定的目的和标准,采用一定的理论和方法,对学术成果、人员、机构、学术媒体展开的价值判断活动,以衡量学术活动及其相关事项的有无、多少、作用和价值。狭义的学术评价是指根据评价对象要求,依据一定标准,达到一定目的有组织的行为;而广义的学术评价还包含个人的评价,诸如学术批评等。体系与系统在很多情况下是同义词,在英文中均为“System”,是指若干要素以一定结构形式构成的具有某种功能的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统一有机整体。但在某些语境下,尤其在体系与系统对举时则有些许差别:体系中的各要素可以有或强或弱的逻辑关系,而系统则更强调逻辑性;体系通常可以包含系统,而系统一般不含体系。比如,国家信息化体系是由信息技术应用、信息资源、信息网络、信息技术和产业、信息化人才、信息化政策法规和标准规范六大要素所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而每一要素又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同理,学术评价体系是指与学术评价有关方面或要素所组成的有机整体。对下,这些要素相互独

① 赵亚辉、王昊奎:《“SCI之父”加菲尔德:不能以SCI论文数量评价科学水平》原载《人民日报》(发布时间 2009年 9月 15日),<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09/9/223357.shtml>

② 田敬诚:《美国加拿大学术评价与通识教育的考察报告》《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第131—134页。

③ 参见 Glassick C. E., *Scholarship Assessed: A Special Report on Faculty Evaluation* Fifth AAHE Conference on Faculty Roles and Rewards (California), 1997. <http://www.ugc.edu/hk/eng/doc/ugc/publication/prog/mey/180106.Pdf>

立又相互联系,每个要素均由不同的部分构成;对上,整个体系又处在一个更大的体系中。

如前所述,我国对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的研究尚很薄弱,与此同时,对现行的评价实践却诟病之声不断,在笔者看来,批评固然需要,但更需要的是积极构建合理的学术评价体系,这对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1. 有利于从理论上确立学术评价的大方向和基本路径

构建评价体系实际上就是要回答什么是人文社科的学术评价,要不要评价,由谁来评价,怎样评价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学术评价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逐步向前发展,避免评价的路线性错误,并切实改变目前只见评价方法,少有理论支撑;只见评价权利,没有制度保证;形式评价不成体系,内容评价薄弱,效用评价软化的现状。

2. 有利于从宏观整体上认清评价中存在问题及其根源

构建评价体系就是要从系统和全局的高度,充分发挥理论思维优势,在总结、概括丰富的评价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评价体系的结构、功能、层次、标准、目标等进行统筹思考和明确界定,就是要做好“顶层”设计,拿出整体战略构想,明确体系的最终目标和关键因素之所在。“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只有从全局和整体上审视评价中的问题,才能认清和找到产生问题的根本原因。

3. 有利于从战略上提出综合治理评价问题的具体方案

前述评价中存在的“六化”问题,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标不治本,而应从观念上、理论上找到根本的解决办法。一个完善的评价体系不仅具有整体的战略构想,而且强调体系中各个要素之间的协调、沟通和控制,有利于问题的最终解决。

4. 有利于从策略上设计出有步骤分阶段解决评价问题的办法

评价中存在的“六化”问题,诚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是长期积累所致。面对如此难题,认为评价问题“无解”的观点和可“速解”的看法都不足取。在经济高速发展、社会剧烈转型时期异常复杂的环境背景下,一个完善的评价体系既描绘终极目标,又具体指出各子体系的子目标、子任务,能为有步骤分阶段接近最终理想图式提供依据。

5. 有利于从机制上形成评价实践与评价理论之间的良性互动

构建一个完善的评价体系,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一个完善的体系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系统,要不断地从评价实践吸取丰富的营养,形成理论;理论又反过来指导评价实践,如此循环,评价体系才能不断完善。

6. 有利于培养优秀的学术品德,营造良好、宽松的研究环境,繁荣发展人文社会科学

一个良好的评价体系能彰显正确的价值观和科学精神,激励创新意识和能力,引导学术研究健康发展。

总之,构建评价体系有利于进一步突出评价的根本目的以及评价主体、评价制度等的重要性,有利于激发各子体系及各因素的功能,从而使整个体系产生大于各子体系部分之和的整体效应,最终有利于规范和导引评价的大方向,从以形式评价为主转向以内容评价、效用评价为主,以实现形式评价与内容评价、效用评价的“全评价”的有机统一,形成以评价目的为根据确定以何种评价为主、其他方式补充的战略构想,从而实现繁荣发展学术研究的评价的最终目的。

那么,当下构建人文社科评价体系是否具有可能性呢?答案是肯定的。

首先,目前已具有构建评价体系的一些具有指导意义的宏观理论。认识论、系统论、分层理论、全信息全知识理论、评价理论,近年来我国学者关于价值论、评价论的成果以及文、史、哲等人文学科和政、经、法、图书情报学的新成果都为构建评价体系提供了间接或直接的帮助。

其次,国内外已有大量可资借鉴的学术评价实践。从国内看,现代意义上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中国已有百年的历史,在学术评价方面也积累了许多经验和教训。诸如陈寅恪被破格入选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李森科事件、马寅初人口论、中国信息化模式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争论与确定等实例,都值得系统、深入的分析,进行理论概括和总结。从国外看,近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和评价实践和典型案例更为丰富,尤其近年来发达国家有关“终身教授”是否要进一步考核评价的争论等都能提供参考。

再次,已有丰富的可供借鉴的自然科学评价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尽管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具有与自然科学许多不同的特点,诸如民族性、本土性、多样性、某些研究的不确定性等,而且还必须根据这些特点来构建远较自然科学评价体系复杂的独特的评价体系,但从知识生产、学术评价的角度看,二者又有一些共性。尽管自然科学的评价体系也有不完善之处,但相较于人文社科的评价还是积累了不少经验和教训,都可以借鉴。

可见,构建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笔者愿作一探索性的尝试,在此提出一个对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的基本构想,以抛砖引玉。近30年来,笔者一直从事学术规范、知识、文献尤其是学术期刊文献的评价等实践活动和研究工作,也曾参加过许多项目、成果、人员等类型的评价,对目前评价的得失有一些切身的体会,对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的研究特点和学术发展规律亦有较多了解,笔者所提出的构想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同时,笔者想强调的是,由于对人类精神产品的评价极其复杂,而目前有关理论正在形成之中,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以及某些研究结果的不可重复性等特点,使得人文社会科学的某些研究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进而导致了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不确定性。因此我们只能在现有认识水平和实践水平的基础上构建最不坏的评价体系,为通向最好的评价体系创造必要的条件。

三、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的构建

现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研究的成果,从一般意义来说,都为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的构建提供了理论依据,具体说来,认识论、价值论、评价论和系统评价理论作用则更为直接。

18世纪英国哲学家休谟首先提出要区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①美国哲学家杜威认为价值哲学的核心问题不是价值的本质,而是评价。^②马克思价值理论则强调人类社会历史实践的作用。^③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实践的绝对性和相对性及其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原理奠定了评价价值论的基础。

评价价值论强调评价的普遍性和合理性,主张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合规律和合目的性的统一。评价的三个主要环节是确定评价目的和评价的参照系统、获取评价信息、形成价值判断。而评价的参照系统由对谁或哪一方面、与什么相比、以什么标准、谁认为有价值四个方面构成。评价因人、因时、因情势不同而不同的显著特征掩盖了评价的确定性和普效性。评价具有判断、预测、选择(比较取舍)和导向四大基本功能。^④

由于学术活动是一项复杂的精神劳动,因此其评价有其特殊性。只有具有本专业知识,才能对本专业研究进行评价。基于不同的知识结构,会对同一事物作出不同的评价。人文社科评价

① 休谟:《人性论》,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501—510页。

② 杜威:《经验与自然》,傅统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8页。

③ 李德顺:《马克思主义价值论》,《江淮论坛》1992年第5期。

④ 冯平:《评价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1—10、57页。

的专业性、复杂性与评价对象对大众影响及其效果的感觉性、表面性;真理的一元性与价值的一元和多元性交织在一起,增加了对评价体系概括的难度。但唯其难,才更具有挑战性和理论魅力。

系统评价理论则为构建人文社科评价体系提供了直接依据。据此可以将评价活动看成一个系统,评价指标、评价方法等均应按系统最优的方法进行运作。大系统由许多子系统组成,而每个子系统则由更小的子系统组成。通过对系统之间和系统内部的分析,使得许多复杂的问题层次化、清晰化,从而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根据系统分析的方法,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应是由各要素组成的有机整体。一个完善的体系结构要求组成的要素必须全面完整、含义界定清晰、结构层次分明、功能衔接、逻辑性强,这些是构建评价体系所要遵循的原则要求。

构成评价体系的要素是多方面的。首先需要有评价主体和评价客体。对所有的具体评价项目而言,评价目的最为重要,它制约评价主体、评价客体、评价方法、评价标准及指标、评价程序等制度的制定或选择。任何评价都需要通过一定的途径和采取一定的方法来达到评价的目的。所有评价都需要确定评价的是什么具体内容,以什么准则来评价,即都需要评价标准及指标,它关系到评价结构的性质和意义。为了使评价相对公正、可持续、健康发展,各类评价都需要将已被证明是正确的方式、方法、标准、程序等形成规程,即评价制度。学术评价也不例外,一个合理的学术评价体系应该由评价主体、评价客体、评价目的、评价方法、评价标准及指标和评价制度六大要素构成。这六大要素构成了评价体系的第一层次,而第一层次的每个要素又包含各自的子要素。

1. 评价主体

评价主体是指评价的实施者,如对评价对象发表评价意见的个人、团体、社会及媒体等。在现行的学术评价实践中,评价主体是多元的,可以是学者、专家、同行个人或群体、学术机构、学术期刊、报纸、网站、电视、科研管理部门等,它们都按照一定的标准对评价对象发表自己的看法,都能发挥不同的评价作用,但起主导作用的应该是学术共同体的评价,或同行评价。

学术共同体,亦称科学共同体(scientific community),是指有着共同学术目标、有着专门学术训练、以学术研究为志业、大体自治的学者组成的群体。即“一群志同道合的学者,遵守共同的道德规范,相互尊重、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推动学术的发展,从而形成的群体。按马克斯·韦伯的说法,学术共同体的成员,必须‘以学术为志业’,在这里,科学成为了一种存在方式,一种人生态度,甚至是一种精神境界。”^①这里强调的是“一群”而不是“一个”;是有科学精神的同行,而不是急功近利的同行。因此学术共同体的概念比一般“同行”的概念更严格,也更有意义。“由于同一领域或相近领域的研究者熟知该领域的学科发展概况和学术思想,并且遵循的是同一套研究范式,因此他们比外行人更清楚某人或某成果在学术上所达到的高度以及应用前景。”^②“学术的评价、学术的标准、学术上的分歧,所有学术上的问题只有依靠学术共同体才有可能得到解决。尽管学术共同体也有可能做出错误的判断和决定,但没有别的更好选择。”^③不同的学者可能提出不同的学术观点,不同的学术观点可以通过学术争论辨明真伪(当然也可能有例外),但学术观点的正确与否不能用投票来决定,也不能由媒体报道宣传次数多寡来认定,更不能单纯由科研管理部门来决定。多数人赞同的理论不一定是正确的理论,否则就不会有科学,也不需要科学。学

① 韩启德:《学术共同体应承担学术评价重任》《光明日报》2009年10月12日,第10版。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美国人文社会科学现状与发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377—378页。

③ 韩启德:《学术共同体应承担学术评价重任》《光明日报》2009年10月12日,第10版。

术共同体的评价是国际通行的同行评议的一种新表述,要求评价者不仅精通专业,而且要具有科学精神,人品好,自律强。选择适当的评价者是评价能否合理最基本、最重要的前提条件。目前评价中产生的许多问题都与此有关,如没有选到“小同行”,因为现有的多数专家库或同行库里只注明专家的一级学科,或二级学科,没有分析到三级或更专职的研究领域和方向。又如专家库的信息,尤其是研究信息、成果信息、健康信息、信用信息等没有或增添、修改不及时,都对选到合适的评价者产生很大影响。因此,当务之急是要加强学者的自律和他律,尽快建立健全“评价专家选择数据库”,同时在体制上厘清拥有资源的科研管理部门和学术共同体的评价权力范围和互相制约的机制,保证实际参加评价的专家的可靠性和权威性。解决了这个评价的大前提,其他问题则不难解决。笔者的团队已在研制此数据库,力争在某些学科尽快投入使用。

另外,作为评价主体的第三方中介评价机构如何建立、与学术共同体是何种关系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尽管在中介评价机构中不乏专家学者,但其资质、能力、公信力等必须得到学术共同体的认可,它要为学术共同体的评价提供服务和条件。在目前体制下,要建立独立、有水平和公信力的评价机构确实要有创新思维,积极探索,须有突破性改革措施。

2. 评价客体

学术评价的客体是指被评价的对象,包括研究人员和学者、学术机构、研究项目和计划、学术成果、学术媒体等。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各个评价对象又可以划分成不同的层次。如人员就有高级、中级和初级之分;机构有课题组、院系、大学(科学院)之分,还可以按行政管理系统分成高校、科学院、党校、军事和党政机关的研究咨询机构五大系统等;按行政区划,又有市、省、区域、国家之分。学术媒体包括学术期刊、学术报纸或报纸学术专版、学术网站、电视的学术专栏等。成果可分为论文、专著、研究咨询报告、教材、工具书、资料、翻译、科普、创作作品或工艺品评价等。长期以来许多评价的目的不明,将教学活动和教材、科普活动与读物一律排除在“学术评价客体”之外是个误区。学术的四种类型实际上是四个功能各异(不能互相代替)但又互相衔接、层次分明的整体。不能片面地强调哪一个方面,当然也不能抹杀它们的区别。还要注意亦此亦彼的成果,如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原理》(又名《经济学》),既是作者原创研究成果,又是教科书,不能简单地认为是教科书而不能参加专著的评奖。总之评价目的要明确,从而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评价对象。

学者和学术成果是最重要的评价客体,因为学者是推动和导引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和学术发展的关键,其中学者的品质和科学精神至关重要。学术成果则是评价人员、机构、乃至国家研究实力的基础。学术期刊(包括开放存储等数字期刊)作为知识传播的一种特殊媒体,它是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主要论场,是学者深思熟虑的记录型研究成果和知识产权证明,是进行知识交流的主要平台,因此对于学术期刊的评价,有助于建立稳定合理的学术交流体系,从而推动学术的交流 and 健康发展。

科学清晰地界定和分类评价客体,对于人文社科的“按特点分类评价”的原则具有重要意义。人文学科不同于社会科学,文史哲也各有特点,某个学科内部的不同领域和方向也各有侧重,如文学中的文学理论与文学作品创作就是不同的领域,其成果形式和内容也不一样。只有确定被评价的对象具有可比性和比较的条件,才能按照一定的标准和方法进行评价。

3. 评价目的

评价目的是指评价要达到的预期希望和总的原则要求,即评价的理由,为什么要评价。评价目的可有多种分类方法,比如从时段上可分为长远目的、中期目的和近期目的。不同的评价目的决定着不同的评价标准和指标、不同的评价方法和评价专家的选择以及评价程序的确定,它是评

价的龙头,分类评价的动因,规定、制约和导引着整个评价的方向和具体做法。目前的许多评价之所以出现问题,主要是因为评价目的不明所造成的。比如,学术期刊的质量分级评价,其目的是要达到按质分级、各得其位、按位配置资源、优化管理的目的。按此目的,就应以内容评价、效用评价为主,形式评价可以参考。如果仅以形式评价来分级,就达不到评价的目的,就会出现期刊片面追求某些指标、背离办刊宗旨、功能等异化现象。又如,对高校教师的评价,如果是每年一次的常规评价,目的是检查教师是否在干活、出活,那么,仅以形式评价即可,不宜与物质奖励密切挂钩,否则极易造成短期行为、粗制滥造、弄虚作假等不端行为的出现。如果是若干年一次的教师水平评价,目的是将具有创新潜力或实力的教师评选出来,那么必须以内容、效用评价或动态评价为主,形式评价为辅,否则“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难免不会出现,如此等等。因此在实际的评价中,一定要牢牢掌握评价目的这个“纲”。

4. 评价方法

评价方法是指评价中使用的工具或手段,包括同行评议法(专家意见法、德尔斐法)、引文评价法、文摘评价法、加权求和评分法、指数加权求和评分法、混合评分法、系统分析评价法、模糊评价法、分层评价法、因果评价法、果因评价法、间接评价法、直接评价法等。这些方法又被概括成定量评价法、定性评价法和定性定量综合评价法。

定性评价法是评价专家通过观察、阅读、讨论等对评价对象用文字语言进行相关描述的方法;定量评价法是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最终用数学语言进行描述的方法。一般说来,定性评价对学术评价更为重要。但在实际的评价中,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常常相互补充。定性是定量的基本前提,没有定性的定量是一种盲目的、毫无价值的定量;定量使定性更加科学、准确,它可以促使定性评价得出广泛而深入的结论。实际的评价必然是根据一定量的某种质或一些质的一定量来判断的,或更准确地说是根据一个“质量向量”^①来判断的。所以,不可能有纯粹的定性评价,纯粹的定性评价必是主观随意评价,毫无科学性可言。另一方面,也不可能有什么纯粹的定量评价,纯粹的定量评价必然不是评价,而是一种纯粹测量,这就好比说“此人有一篇论文”,它不是一种评价,评价必须说明:这一篇论文是合格还是不合格,按一定标准水平是高还是低。量化价值判断的结论一般不是量化的,如通过计算所得出的结论往往是“此方案可行”、“该刊入选核心期刊”、“此学者优秀”等。

为了更好地说明各种评价方法的特点,更好地理解学术共同体评价与实践、时间或历史的最终评价之间的关系,笔者受到钟义信先生的全信息、全知识理论的启发,结合国内外人文社科评价实践及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三个新概念组合,即形式评价、内容评价和效用评价。根据全信息、全知识理论,任何信息和知识都可以分成形式、内容和效用三个要素。学术评价可以被理解成是对评价客体生产出的知识的量和质的评价问题,而质又可以从知识的内容(含义)和效用(价值)上反映出来,因此从知识的形式、内容、效用三要素就可以推广概括出评价的三种方式或方法:形式评价、内容评价和效用评价。

所谓形式评价是指评价主体对评价客体内含知识的外部特征的评价,它既包含同行的定性评价,也包含定量评价,但最终的评价可用数字、数据反映,包括发表论著数、被引用数、被文摘量、获奖数、发表字数、获专利数、发表成果的级别、院士和教授人数等。形式评价也有同行评价,但不是直接对评价对象内容质量、效用的评价,而是与内容质量、效用评价有密切关联,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评价对象的知识含量,是一种简单易行、粗略、可测试、可核实的评价。根据一定

① 刘建新:《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的辩证关系》 http://www.science.cn/m/user_content.aspx?id=264933

的评价目的,如对成果一般性、非精确地评价,或对宏观、中观总体的估价(直接的评价因工作量太大不可能进行)此种评价是有效的,或是最不坏的评价方法。但对某些要求高的精细评价,它可能是评价的基础,有可能参考,也有可能不做参考,一切视具体的评价目的而定。

所谓内容评价是指评价主体对评价客体内含知识的本身特征的评价,由同行专家通过直接观察、阅读、讨论来进行,为了计算的方便,可能也会将定性评价转换成数字,但最终的评价通常用文字或数字加文字来反映,如“此方案一致通过”,“此人是一流学者”,“该成果具有原创性”等。它是针对某一评价目的对知识内容的逻辑性、合理性、价值等的直接评价,是一种费时费力、测试、核实更花时间,但却精细、较为可信、可靠的评价。一般对于关系到评价对象直接、重大利益的精细评价都应采取此种评价,而不能片面强调工作量大而放弃。

所谓效用评价是指实践、时间、历史对评价客体实际作用、价值的验证或最终评价。它既强调用一段时间、有限的实践、已有的历史事实来评价,更注重长时间、更多实践和事实的评价。它既依赖于学术共同体的评价(因学术共同体最能认定实践、事实的意义),但又有独立性,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在社会科学领域,其效用常表现为被社会机构作为有关政策、措施出台的依据,以及这些政策、措施实施后的结果;在人文学科,其效用则常表现为精神产品及其对人们思想、观念、社会风气、舆论等的产生的作用。由于此种评价包含着无限的过程,因此它是一种“进行时”加上“未完成时”。

目前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评价被诟病的主要原因在于,根据评价目的,应该精细评价的却进行简单、粗糙的评价;而应该简单评价的却人为复杂化。比如评价学者的成果质量及创新性,这是一种精细评价,不适合仅用粗糙的形式评价,不能因为工作量大或怕花工夫,不用或几乎不用更有意义的内容评价和效用评价。目前应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的三种基本评价方法:文献计量方法、同行评议法和实践、时间最终评价法,大体可分别对应于形式评价、内容评价和效用评价。这三种学术评价都不同程度地包含定性定量评价,因此从定性还是定量的角度,很难说清文献计量方法、同行评议法和实践、时间最终评价法这三种方法的优劣和适当的使用范围,但用形式评价、内容评价和效用评价来解释则容易很多。

文献计量方法可以提供学科领域组织性、结构性较强的描述数据,弥补定性评价在内容上的局限。另外,它在成本和效率方面也存在优越性。但它毕竟是一种从评价对象的外在表现形式去进行分析判断的方法,尽管形式与内容有密切关系,但毕竟不是内容和效用本身。尤其人文社科评价对象的内容、效用又有许多特点,在某些情况下形式评价不能或不能完全反映这些特点。由于许多反映内容、效用的指标还没有研究出量的表达形式,因此目前理想的评价方法应该是根据一定的评价目的选择适当的评价方法,该简单的评价就应简单,该复杂的就应复杂。一般说来,以引文分析方法为代表的形式评价可以作为基础,内容评价作为主体或核心,一定实践、时间内的效用评价为根本,对于一些特殊的例外情况,可以特别处理。

形式、内容和效用三种评价,或文献计量专家、人文社会科学的同行学者、社会公众(包括报刊、网络媒体)的三种评价可以形成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三角校正”关系,从而为得到公平、合理的评价提供帮助。因此,一般说来,以发表论著数、被引频次、影响因子、即年指标、期刊影响广度、地域分布、半衰期等多种指标进行的形式评价,是简单、粗糙的,但却是内容评价和效用评价这些精细评价的基础,对某些评价目的而言,可能就够了。对某些学科和评价对象,可以探讨对内容评价、效用评价的过程进行解析和规范,从而将专家主观定性的意见转化为可测量的结果。

匈牙利学者贝克(Beck)曾创造了一种测量标尺方法。他把科学认识论结构或科学思维模式分解为6个阶段:设立公理、建立定理、联结理论模型和现实、获得经验事实、探索性实践、程序

性实践。依据这一思维模式建立的科学成果测量标尺有两个维度:阶段的强度;科学成果的有条件扩展。贝克用该标尺对 40 项成果进行了测量,结果说明,最精确的物理学和最不精确的人文社会科学,具有同样的认识论结构。该方法可以用来非常精当地评价任何一个学科的成果,因为它同时指向两个不同的方向:理论的深度和“程序性实践”(即成果的成熟度)。^①

由此可见,至少对某些评价对象,通过对专家评价意见的主成分的分解和量化,可以将主观定性的结论转化为可测度的定量分值,从而实现内容和效用评价的定量化,既弥补了以引文分析为主要手段的形式评价的不足,又尽可能地屏蔽专家进行内容、效用评价的低效、主观和不可消除的个人情感等干扰因素,将难以测度的专家的内容、效用评价进行规范和量化。但对某些对象,不能量化的绝不能偷懒图省事勉强量化,否则,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根据评价目的,该内容评价、效用评价的,工作量再大也得做。当然这种精细的评价,必须按照学术的逻辑和发展规律,确定恰当的评价时间周期,不能草率、频繁举行。一般说来,内容、效用评价每 5 年一次,重大精细的评价,以 10 年一个评价周期为好。比如,形式评价中的某些引文数据,有可能是人为制造或研究热点等原因所致,在内容、效用评价中,同行专家可以通过细致分析数据的来源加以确认,并做相应处理,从而获得校正性的合理评价。

5. 评价标准及指标

所谓评价标准是指人们在评价活动中应用于对象的价值尺度和界限。评价的客观性因素是评价标准具有科学性的重要依据。评价标准是评价活动的关键、核心部分,是人们价值认识的反映,它表明人们重视什么、忽视什么,具有引导被评价者的作用。

评价的标准依赖于评价目的,即评价目的决定评价标准。评价理论性成果与评价应用性成果的标准就不一样。“在学术评价中,科学家用真和美的(标准)尺度去衡量不同的科学理论的价值,对它们作出比较和选择。哥白尼理论比托勒密体系具有更大的数学简单性和谐和感。评价科学理论的标准应该是:1. 理论的可证伪程度较高;2. 理论经受检验的严峻程度较高。”^②应用性成果则以应用理论、社会效益、社会舆论和风气为标准。

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价值”判断,一定程度上是见仁见智的事情,很难建立起一个公认的“客观”标准。而确立“客观、公正”的人文社会科学的评价范式或评价标准,又恰恰是形成具有较强认同感与公信力的多元化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的关键性问题。不同学科的学术成果以及学术成果本身的学术性质都存在极大的差异,对此,学术评价标准理应有所区别,如果套用同一价值评价标准去评价所有的学术成果,那么学术评价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有其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特性,故其评价标准也有别于自然科学的评价标准,即是以社会效用作为其最高标准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形式评价、内容评价和效用评价既可以是评价方法,也可以是评价标准。形式评价与内容评价实际上可以被看成是一种论证性评价。此类评价标准是逻辑标准,即评价对象是否得到学术界的认同及其所获认同程度的高低。效用评价也可以被看成经验性评价。此类评价标准是事实标准,具体表现为评价对象的实践情况。而人文学科的实践主要是指社会舆论,尤其是指人文学科学术共同体的舆论;社会科学的实践主要是组织实践,主要是决策部门主导的实践。^③

如果说评价标准是总的衡量尺度,那么评价指标可以看成是评价标准的细化。每一评价指

① 贝克:《测量科学成果质量的一种新方法》《科学学译丛》1988 年第 6 期,转引自卜卫、周海宏、刘晓红:《社会科学成果价值评估》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年,第 29—34 页。

② 冯平:《评价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 年,第 156 页。

③ 参见周可真:《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中的逻辑标准与事实标准》《科学时报》2009 年 4 月 10 日。

标都是对评价对象某个或某些属性的概括,作为评价指标,它必须在质和量两方面都可以确定。比如,引文量、获奖数等,既有明确的含义,又可以量化。有些指标有明确的含义,但目前很难量化,如声誉、创新程度、对学科的贡献度等,只能通过调查或专家直接用程度词来描述。这也就是内容评价和效用评价费时费力的一大原因。对于定性的指标,如评价成果,一般可从科学性、价值性、创新性、规范性四大方面设置指标。评价指标通常应是多指标,分层次的,次序由简到繁;指标有权重之别;各指标有约束条件;评价指标体系在逻辑上是自洽的;不宜太多或太少。

6 评价制度

评价制度是有关部门制定的保证评价活动进行、要求有关人员共同遵守的规程,包括评价专家遴选制度、监督制度、评价对象申诉制度、评价结果公示制度、反馈制度、评价结果共享制度、第三方独立评价制度等。在评价制度的建设中,尤其应重视对评价目的、评价标准和指标等的规范化(订立成文的规范和制度化(建立常规的制度))因为制度具有极严的强制性和约束力,是达到评价体系总体目标的保障。从层次上分,评价制度也可分为总体制度、一般制度和具体制度。总体制度是有关评价体系的宏观制度,如同行评价制度、监督制度、公示制度、反馈制度、惩罚制度等,它是评价制度的核心。一般制度是指评价活动中所遵循的基本原则要求,如专家遴选制度、回避制度、评价程序制度等。具体制度则是指针对不同评价对象,根据评价目的制定的指导各项具体工作的规章制度,如优秀论文评价办法、学术期刊评价程序等。

由于评价制度是评价体系的支撑点,因此制定良好的评价制度尤其重要。首先,评价制度要紧紧围绕评价体系的总体目标来设计,良好的制度不仅能保证评价活动围绕评价目的正常进行,而且能导引评价思想和评价环境的优化。目前评价中存在的问题许多就是因为没有相应的制度保障。其次,要根据评价实践与评价理论的互动,及时将已被证明有用的思想、观点、做法等形成制度。再次,要注重程序制度的设计。程序正义是指在评价活动中必须遵循一定的合理的过程或步骤,是保证实质正义或公正的关键环节。相对于实质正义,程序正义易把握,可操作,为实现实质正义提供途径和条件。通过合理的评价程序,分清科研管理部门与学术共同体评价专家合理的权力界限,从制度上保证同行评价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从而使评价委托方和评价方的各自功能清晰、责任明确、相互制约、优势互补,尽可能做到合理评价。

良好的评价制度还有助于及时纠正评价错误,提高全社会的诚信水平、营造宽松的学术环境、创新文化和相应的激励机制等。比如,局部同行专家的意见有时可能受门户之见等影响带有一定的倾向性,但只要整个社会均以学术的贡献确定学术的地位,则局部的局限就会降到较低的水平。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在哈佛大学读博士时始终保持了 A+ 的优秀成绩,并写出了该系历史上最负盛名的论文,但他却未被留校任教。但在同行评价制的作用下,麻省理工学院给萨缪尔森颁发了任教聘书。可见评价制度建设的重要性。

四、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构成要素的逻辑关系分析

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不是一个孤立的体系,从其上的层次看,比它更大的体系是学术研究系统,而学术研究系统又是“社会”这个大系统中的组成部分。社会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提出新问题;有问题,就会有学术研究;有研究,就有学术评价,如此循环反复。相应地,学术评价、学术研究和社会就会不断完善和发展。评价体系的根本目的是学术的繁荣发展。从评价体系的下端看,组成体系的六大要素为第一层次,每个要素又可分成若干要素,形成体系的第二、第三个层次。在第一层次中,评价主体中的学术共同体的评价是核心,评价客体的

分类评价是基础,评价目的是龙头,评价标准和指标是关键,评价方法是途径,评价制度是保障。此所谓“六位一体”,每一要素几乎都可以构成一个子体系,诸如评价主体体系、评价对象体系、评价标准与指标体系、评价方法体系、评价制度体系等,每个要素都对其他的要素或子要素产生影响,比如,评价主体中的学术共同体(同行)对其他五个要素都有要求和影响;评价制度也几乎对所有要素产生作用。因此可以说,本文构建的评价体系是一个组成要素全面、层次分明、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对所有评价客体,诸如学术成果、人员、机构、媒体等均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评价体系的基础是评价实践,评价实践是根本,评价体系是评价实践的概括和总结。从这个意义上看,评价体系实际上就是评价理论的组成部分。构建了评价体系,就丰富了评价理论,良好的评价理论反过来又能更好地指导评价实践。评价理论与评价实践之间的不断良性互动,使得评价体系不断完善。

评价理论是指人们由评价实践概括出来的有系统的概念、原理和结论。从层次上可分为基础理论、评价理论、学术评价理论和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理论。认识论、价值论、知识论、系统论等都是评价理论的基础理论。在现实评价活动中,评价主体的心理运作过程,并非都是逻辑化的理性推演过程。最终的评价都涉及到语言文字的表达,因此心理学、语言学等也能提供帮助。

认知评价理论(cognitive evaluation theory)、系统评价理论(system evaluation theory)、层次评价理论等在企业绩效评价、教育评价等中有广泛的应用,对学术评价理论也产生了很大影响。目前学术评价的理论正在形成之中。

在总结国内外大量丰富的学术评价实践的基础上,目前已初步形成一些命题或准理论,诸如学术专家主体论、评价相对论、评价时空论、评价互动论等。比如评价相对论认为,为了激励研究、更好配置资源,在有限时间、实践里的评价结论都是相对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是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评价活动的前提条件和假设,即当前所进行的学术评价在当前的“学科范式”下、学术共同体的认识条件下进行的,体现的是在当下的“学科范式”中的“公认价值”。也就是说,人文社会科学的评价只能以当前学科范式所认同的价值作为评价标准——这样一种标准的建立,虽然不能从本质上消解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不确定性,但至少它为评价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客观性基础,即:我们可以在某一确定的尺度上谈论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人员等的好与差。

在学术评价理论中加入人文社会科学的元素,则可形成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理论。比如,如果深入分析人文学科的研究具有多样性、不确定性等特点,那么评价多元论、某些评价不确定论等就有可能出现。此外,要发展理论,还有一些深层次问题需要探讨,诸如:时间和实践的评价是最根本、最权威的评价,但由于各种原因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和实践内进行评价,如何做到评价的相对合理和公正?文科创新程度、创新发展态势、创新质量水平等的评价如何具体操作,有何具体可获得的数据或根据来评价?同行评价是以多数同行的共识为准的,而创新成果一开始大多不被多数同行所认识,同行评价能否胜任非共识项目或成果和创新性的评价?实践是个无限的过程,实践的“认定”又需要“人”来进行,同行评价与时间、实践的最终评价是什么关系?尽管本文提出的“形式、内容和效用评价”的新概念组合可以有效地解释这两者的关系,但要形成“理论”,还有许多事要做。有了系统的人文社科的评价理论,才会有合理的评价实践。

评价实践是指评价活动的总和,是评价主体对评价对象实施评价的过程。一项具体的评价活动通常要经过准备、运行、结论、反馈、检验、利用六个阶段。评价活动能否展开、是否具有可操作性、如何执行在评价体系中至关重要,这涉及评价的组织者对评价环境、评价条件的认识和把握等如何运用执行力的问题。这里的组织者一般是指有公信力、权威性的学术机构或第三方中介机构,经过这些机构的良好运作,作为评价主体的学术共同体才能将真实的评价意见贡献出

来。必须从一点一滴做起,必须落实到政策、制度层面,必须加强按质量、以创新力为主要标准,以同行专家直接审阅、直接讨论为特征的内容评价和效用评价,工作量再大也得做(当然可以设计出尽可能节省时间的方法)否则粗略的形式评价将不会被取代。从某种意义上说,评价实践是评价体系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它是评价理论的来源,也是评价体系不断完善的源泉。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评价体系的构建实际上就是要回答人文社科要不要评价、由谁来评价、怎样评价等一系列关系到评价大方向、路线的根本问题。

首先,要不要评价。通过本评价体系的构建,可以清楚看出,人文社科要不要评价是个“公理”性问题,无须再证明,因为不管你是否意识到或承认不承认,自有近现代学术研究以来,便一直存在着学术评价。自1665年世界上最早创刊的期刊法国的《学者杂志》和英国的《哲学汇刊》正式创立同行评价制度后的几百年来,人文社科的文稿被学术期刊、出版社一直在评价,文科的教师、研究生每年也都在被评价,而且目前的评价更多。如果说早期的学术评价是学者之间的一种常态的交流形式,是同行针对研究成果如论文本身的情况判断研究的得失及其价值大小,评价的目的主要是促进学术交流,改进和完善研究成果,几乎不与研究者的物质利益挂钩的话,那么二战以后,尤其是近20年来,学术评价与被评价者的利益,即名利、物质待遇有了密切的联系,从而使学术评价的目的及其评价方法等出现了许多新问题。随着学术研究对人类社会的重要性越来越大,世界各国和各种机构(大学、研究院所、企业等)为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的科研经费,希望通过学术研究有效解决目前人类面临的精神危机、能源危机、环境污染、人口爆炸等棘手问题。投资者为了知道这些大量的经费投资是否明智,就需要评价那些被资助研究的质量,以便为以后是否值得继续资助提供决策依据。因此,从历史和现实看,不是要不要评价的问题,而是由谁评、怎样评,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有限的实践里对研究质量做出合理的评价的问题。

其次,由谁来评价。通过评价体系的构建,已明确说明,只能由学术共同体来评。在实际的评价中,根据一定的评价目的,不可能也不需要全体学术共同体“全民公决”,而是精选最合适的共同体代表参加具体评价,由于这些代表已被证明人品好、专业精,因此具有公信力和权威性,评价的结果往往是既符合客观的“规律”,又符合主观的“目的”。尽管也有评价失误的时候,尤其在评价非共识项目或成果时更易出错,但这是少量的,不具普遍性,且通过及时公示制度、监督制度等,全体学术共同体及社会大众可以通过较长时间的交流纠正其失误。学术共同体在所有的三种评价方式(形式、内容、效用)里,都有作用,但介入的程度不同、评价的目的不同。因此只有学术共同体才有资格进行学术评价的命题是成立的,它与文献计量学的评价、定量评价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笔者在2005年曾撰文证明了引文数既包含学术共同体的评价又具有量化的因素(以下简称“二含论”)。现在看来,发表论文数、获奖数、文摘量等都具有同类性质,应将笔者的“二含论”加以推广,这样“学术共同体评价主导论”就得以成立。同理,那种将同行评价与实践、历史、时间最终评价对立的观点也是片面的,同行专家在最终评价中也发挥着主导作用,因为具有求真务实精神和专业知识的特质,使得同行专家在长时间的历史河流中比社会大众更能看清“实践”的意义,更能识别非共识成果是否真的具有创新性。

可见,在评价体系的构建中,提出形式评价、内容评价、效用评价的概念,具有创新的意义,因为原有的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直接评价与间接评价、形式评价与实质评价、同行评价与实践评价等“二元”的概念都不能很好解释已有的国内外评价的历史与现实,且易夸大学术共同体评价的局限性,动摇共同体评价主导的地位。在此情况下,新概念既能比较合理地解释评价历史和现实,又能较好地预测评价未来,就显得非常重要和必要了。

再次,怎样评价。通过评价体系的构建,在实际评价活动中,不论评价对象是学术成果还是

媒体,是人员还是机构,都可以概括成以下普适性的模式:以学术共同体(小同行)为评价主导,以评价目的为龙头,以分类评价为原则,以评价标准和指标为关键,以评价方法为手段,以评价专家选择制、反馈、监督、程序等为重点的评价制度为保证的评价模式。所有的评价都要以评价理论为指导,以评价实践为验证。比如,对于学术期刊的评价,首先要确定评价目的,是期刊合格评价,还是等级评价,其次要明确评价对象的性质,是综合性期刊,还是专业性期刊,然后根据评价目的和对象,在已建好的评审专家数据库中选择恰当的评审专家(评价主体)、适当的评价方法、评价指标,制定评价程序,并形成诉诸文字的回避、信誉、公示、反馈、申诉等各项具体制度。在评价时要明确学术期刊评价的有关术语定义、分类等,最后要付诸实施,得出评价结果,建立评价结果档案数据库,为评价结果的共享打下基础。对论文、专著的评价亦如此。首先要确定评价目的,是评价国家一等奖,还是合格评价,还是年度工作量的评价,之后才可能确定评价标准、指标、评价方法、评价专家,是选择形式评价,还是内容评价、效用评价,还是以何种评价为主、何种为辅,所有这些皆不难确定。此种评价思路不仅适用于宏观、中观的评价,而且适合微观的评价,而且对眼下正在开展的高校及学术机构教师和学者的“绩效评价”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目前笔者的课题组正在对该体系模型进行验证和评价应用,包括以某些学科的期刊为对象,在确实搞好形式评价的基础上,进行期刊内容、效用评价,以精细的评价代替粗略的评价。

五、结 语

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评价涉及许多方面,是个复杂的体系,评价主体、评价客体、评价目的、评价标准与指标、评价方法和评价制度至少六大要素构成了评价体系的第一层结构。评价主体中的学术共同体是评价主力,评价客体中的成果和人员评价是重点,评价目的是龙头和动因,评价标准与指标是核心,评价方法是手段,评价制度是保障。从知识的三要素可以推论出,所有的评价都可以分成形式评价、内容评价和效用评价三种方式或评价指标的三个方面。评价理论是依据,评价实践是出发点和归宿。

本文对评价体系的探讨,意在整合国内外有关学术评价的知识,使之条理化、系统化,以澄清一些模糊认识,明确评价理论与评价实践的方向和途径。从逻辑上看,本文提出的评价体系应该是能够成立的,它可以对各种评价进行推演和预测,其所解释的现象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该评价体系对人文社科学术评价的理想图式的勾勒,则为制定人文社会科学战略规划、战略重点和可操作的评价方案及其具体实施措施创造条件,并在一定程度上为建立和完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奠定思想和方法论的基础。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建立与完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是一项艰巨的系统任务,世界各国都在探讨。只要我国的学术评价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的大方向正确,路径对头,即使是“小步走”,但“不停步”,那么,经过学术共同体、管理部门及社会各界不懈的努力,一定能达到构建评价体系的总目的——营造宽松学术环境,激励创新能力,繁荣学术的理想“彼岸”,也能且应该在该领域为世界学术界作出中国学者应有的贡献。

(鸣谢:袁培国研究员、许钧教授、华薇娜教授、徐雁教授、何小清研究员等在本文的构思、写作过程中提供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建设性建议;我的博士生袁曦临、刘宇、刘丹、宋歌、杜慧平、王兰敬、陈铭、徐美凤,博士后王雅戈等在收集资料等方面提供了很大帮助,特此致谢!)

(责任编辑 朱剑)

Sinology and Sinologism: A Critique of China Studies

GUM JING-DONG

Sinology is a branch of learning almost synonymous with China studies. Sinologism, however, is not a form of sinology but a related conceptual category that comprehensively covers the motivation, logic, rationale, epistemology, methodology, and the characteristic features of the West's long-term endeavor to incorporate China into the Western-centered world system.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offer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aspects of China studies. Its main aim is not to expose prejudices and correct errors in China studies, but to reveal the epistemic core and working logic that underlie Sinologism. It has these specific objectives: 1) to conceive and define Sinologism; 2) to analyze its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paradigm formulations; 3) to describe its manifestations; 4) to explore its working rationale and logic; and 5) to identify its Orientalist, Eurocentric, and ethnocentric ideas, views, beliefs, and practices. The ultimate purpose is to pave the way for conceiving new and better approaches to knowledge production about China.

Approaching Evaluation System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YE JI-YUAN

The three-in-one system of form, content and effect of an evaluation can be employed to give a sensible account to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tendency of an evaluation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Reasonable evaluation system must comprise such factors as subject, object, aim, criteria, indexes, methods and rules. Whatever evaluation should be done, all the other factors must be decided by the aim of the evalu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a healthy evaluation system helps a lot to clarify what could be still fuzzy understanding of the field, to make clear to which direction its theory and practice may go, and to supply theoretical concepts and methodology fundamental to the evaluation studies.

Ritual Order vs. Legal Order and Deconstruction vs. Reconstruction: Great Changes in Social Patterns and Orders in Qin and Han Dynasties

BU AN-CHUN

The ritual order of Chinese society begins with the Yellow Emperor and lasts for more than 2 000 years to the Zhou Dynasty. Originated from and based upon the kinship order, the ritual order conforms to the natural way from which human society is generated and bits of social regulations are derived. The reason why the ritual order wanes in the late Zhou Dynasty is that the kinship order loses fundamentality due to the complexity and confusion of clan systems caused mainly by the ever-growing population. The legal order is a rule-by-law social order constructed to meet the needs for the sovereign to rule, while the ritual order is waning. Where the ritual order declines, there the legal order generates, and this is well demonstrated in the systems of grouping households and gathering people, of visiting officials and of prefectures and counties. When officials, clerks and the common people all become the masses governed by the sovereign, the legal order reaches its brilliant climax, with its vulnerabilities revealed simultaneously. As the Han Dynasty carries on the Qin system, the ritual orders renew. But the Qin legal order has never been dispelled. It continues, changes and develops in new forms in the course that the ritual order resumes its growing.